谿谷集 貳

疏箚

共十五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七

疏劄十九首

求言應 旨疏

伏以臣伏奉今月十二日 傳旨中外大小臣工各以所見實封條上以副予畏天憂民之至意者臣伏覩 殿下受命中興于今三載以聖資之明達勵精求治孜孜如不及而凡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無不立於朝著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然而國勢日益渙散民生日益困悴加以天災物恠疊見層出外聳內訌靡有底止危亂之作恐朕已

彰此有識之士所共未解而 殿下亦慨然深念
求助於臣民者也臣聞天下之事可謂多矣致治
非止一道致亂亦非一道然其本係於人主之身
人君撫世應物無非事者一言一動悉關治忽然
其要在於心術之微故古之君子必曰格君心之
非必曰正心誠意者盖為捨此則無別方可試故
也治心之術莫如學問所謂學問猶因病立藥治
病而藥不對證為學而功不切己則亦無益而已
矣今臣竊謂 聖明出治之源有對病之藥者三
立聖志 恢聖量 平聖心是也夫天下之理有

其志然後有其事有其事然後有其效無其志而能有成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古昔帝王各有一代規模故三王純乎王道五伯假其仁義下至秦孝之用商鞅韓昭之任申子昭烈之得諸葛苻堅之聽王猛皆能以實心行實事規模先定功效隨至汙隆雖異其致則一也譬如農工商賈各隨其業而致其力皆可至於成就如使悠悠泛泛塗澤而緣飾之以望其實功此何異於種焦穀而求其遂也國家不幸承大亂之後百度乖剌萬品失序殿下以有爲之資當變革之際內有反側思亂之

頑民外有乘誕伺釁之强虜此正 殿下奮發大
志恢弘事業上以承 祖宗啓佑之眷下以答臣
民顒若之望挽回頹運侔烈宣光之會也而 殿
下循塗守轍踵常襲舊任聰明於文簿之瑣細局
智慮於規例之陳陋用人不核名實作事罔念經
遠至於 經筵講讀乃爲進德修業之本 殿下
於此亦未嘗不勉勉勤勤也然其幽獨敬肆之分
本源操舍之功皆臣鄰之所未闚者不知 殿下
於此果能以實心致實功乎勛華三代尚矣難追
五伯申商以降綜名責實內修外攘之業 殿下

果能辨其志而為其事乎如是而欲望民之乂國
之安妖祥之弭滅不亦左乎伏願 殿下繼自今
開廣志趣樹立規模以古先哲王為標準以修齊
治平為己任無拘於常規無忽於大略要以任重
致遠登臻至理此臣所謂立 聖志者也人之識
量各有大小如器皿焉故小量之不堪大任猶小
器之不能大受況乎人君臨億兆之衆撫一國之
大其一喜慍一予奪而物之死生榮辱係焉苟非
有恢廓之度曷以處崇高之地故曰山藪藏疾川
澤納汚國君含垢此至論也伏見 殿下聰明恭

儉明習政事內無聲色侈靡之娛外絕遊戲狗馬
之玩此 聖明所以卓冠前代者也然而人猶有
所憾者殆 聖量有所未弘焉何以言之 殿下
在臨御之始從諫弗咈幾乎轉圜之美然而識者
猶慮出於勉强漸不克終蓋有以竊瞯於 聲色
幾微之間也及至近日凡言事者無論當否輒以
訑訑之色待之或悅而不繹或從而不改甚至儒
臣進劄施蒙外補勳舊忤 旨不免竄黜加之以
情外之罪名震之以過當之 嚴旨雖甚閣爭之
大臣言之皆未 省納竊揣 聖意必謂言之而

不當則何取於進規罪之而有名則豈嫌於拒諫殊不知聽言之道與任事異任事者善則有賞不善則有罰固也聽言者可用則取之不可則置之而已若匹夫有以言獲罰則舉國必以言為戒亂亡之源未必不由是也況上所是非豈皆當理倘或自是者未必是非人者未必非則億兆之竊議後世之譏刺將有所歸可不慎哉夫人君之尊如天也威如雷霆也人臣敢言者是猶攀天而觸雷霆其事誠難而其志誠可嘉也而君人者乃反胥胥然較其長短競其曲直必欲伸己而屈人是何

視人以不廣也伏願 殿下虛心易氣容受盡言逆耳者必求諸道乖理者亦恕其志則言出於人雖有狂瞽之詟善歸於我無非瞑眩之益要使衆美畢進協于克一此臣所謂 恢聖量者也夫心者事物之衡準也一平則萬事皆得其平一不平則萬事皆失其平譬如止水之静可鑒須眉而微風起浪則萬象顛倒矣離朱之明洞察毫末而一塵眯目則玄黃難别矣何則物或撓其性也聖人之心至公至平喜怒之發任物而不任己故不事億逆而物無遁情不作好惡而道絕反側寧物之

理不當如是乎人君之所惡於臣下者莫如朋黨其在于今又是病國之膏肓　殿下之深惡而痛絕者固其宜也然其去之之要唯在明與平耳明則枉直不蔽平則舉錯無失能是二者何憂乎黨之難去哉然臣竊闚　聖明似有矯枉過直因藥發病之累蓋其惡之也太甚故因而有所過疑焉絕之也太急故不暇察其本情焉唯茲一念既成偏係方寸虛明之中未免有所障碍則發於事為不得其平者多矣是以羣臣惴惴莫敢盡其情實在親昵則是而不敢是也恐謂其黨同也在疎遠

則非而不敢非也恐謂其伐異也修飾外貌奉承
指意故依阿矯僞之習日以益增誠實質直之道
日以益喪以避形迹遠嫌疑爲得計以了官事任
衆怨爲大諱此果何利於國家哉如頃日以言被
譴者其言實一國之公言 聖明所燭夫豈不知
特以 殿下先疑其人有所偏黨故非徒不用其
言乃至罪斥其身如使易地而處易人而言則
殿下未必深罪之也心有不平害乃至此可不愼
哉轉移之機只在一念昔人有亡鈇者意鄰人之
竊也視其鄰人言語動止無非竊鈇者旣而得其

亡鈇前疑頓釋伏願 聖明宅心如水虛明鑒物
勿以先入之見揣斷群情唯執當然之則秤量萬
事無偏無黨會極歸極此臣所謂 平聖心者也
嗚呼當今之事可言者多矣民生之利病邊圉之
堅瑕政令之失得人心之情僞千條萬緒無非
殿下所欲聞者顧臣空疎迂腐未諳世務不敢一
二疏擧獨此三言者似有關於本源之地傳所謂
一正君而國定者或不外是則 殿下其可不加
之意乎臣受 恩最深義同休戚而怵惕忌諱緘
嘿苟容以至今日其負 聖明多矣茲承求言之

敎始敢獻其愚陋伏惟　聖明恕其罪戾留神省
覽焉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擬上劉子

伏以君親無過擧家國無闕事雖有諍子忠臣無
所發其言而售其直者此誠國家之福而臣子之
至願也不幸上之所爲或未當理則爲臣子者義
不容無言雖言之而不從亦不可已也所謂與其
得罪於鄕黨州閭寧孰諫者豈獨事親爲然哉頃
者新本宮下人有作奸犯科者法府執而杖之
殿下特下嚴敎以爲　上殿所屬人無端刑訊以

驚 慈聽有欠尊敬之道至於近臣被推考之譴臺臣亦相繼遍免此臨御以來所未有也遠近聞之無不駭歎然尚有可諉者 聖意主於承奉殆近於觀過知仁者然臣愚竊謂此非所以爲孝也傳有之子從親令未爲孝也臣從君令未爲忠也臣子忠愛之道固非一端然其大者莫若欲其進於道也欲其無過擧也欲其不得罪於衆庶也於斯二者有違焉雖極口體之奉盡趨走之勤未足爲忠孝也臣等雖無狀愛君忠國之誠得於秉彜之天故苟有一事之失一言之謗及於 聖躬則

心切痛傷推所以事 殿下者上及於 慈殿則
其心其義寧有間焉況 殿下之於 慈殿有至
親之恩焉有至尊之義焉其誠心至愛比之臣民
盖萬萬有加焉如使 慈殿所爲略有纖毫過差
或病國體或招民怨則其將嫌於違拂不敢匡救
乎抑將婉辭幾諫納於至善乎此理甚明 殿下
非不知也雖然父子主恩君臣主義主於義則是
非相規法度相儆無不可也主於恩則言有所不
敢盡色有所不敢厲亦其理宜也若使外庭之公
義得以行有司之法禁得以伸宮府內外截然有

不可干之分則所以防過於未然止謗於未形不待犯顔敢諫而自無可指之失不亦美乎法府之職專在糾禁若以本官人而有所貸是法有所不行也一輿臺之被杖何至上達 慈聽設令上達何足爲之驚動若 慈殿有所過聽或有未能釋然者上焉而 殿下當致幾諫之道下焉而朝臣當盡讜諤之規其不可唯唯承順以成 慈殿之過以累 慈殿之德也明矣頃者竊聞兵曹叅議金德諴上疏請令大臣得以進規 慈殿隨事匡正其意亦慮 聖孝雖隆恩當掩義不可每事盡

言而大臣之任義兼家國事有不便雖　聖上之
所難言者得因問安之際從容論　啓使　慈殿
得以知公義之不可奪國法之不可撓一則有所
警省二則有所敬憚訓飭親屬檢戢下輩宮禁肅
然自內達外則尚安有奸胥之作犯法府之推訊
乎所論事理良有可采然而疏上有日未聞　指
揮豈　殿下於此亦有未能釋然者耶夫言路者
國家之血脉紀綱者國家之元氣若以事關於
慈殿之故臺諫不敢論其失則言路閼矣法制不
得禁其非則紀綱紊矣宮家使勢之弊日以益滋

小民被侵之患無所得伸則國事日非而曏日之轍幾乎復蹈矣豈不大可寒心哉伏願 聖明更加三思下詢大臣熟講而善處之以盡達孝以隆治道不勝幸甚取 進止

代家兄陳情疏

義禁府都事宣教郎臣張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情事所關不敢自隱 國家不幸兇賊稱亂逼近郊圻 兩殿將有南幸之議凡有血氣者皆當勠力效死捍衛王室但以臣之兄弟四人弟維

以兵曹叅知職在扈衛不離禁直次弟紳以揚州
牧使領兵把守江灘庶弟緬以都監哨官領率哨
軍隨防禦使李聖符等方在戰地死生消息時未
聞知而臣亦以禁府都事長在當直窮念臣之繼
祖母成氏時年七十三歲而母朴氏亦近七十皆
有宿疾動止須人而今遭奔播之難子孫親屬無
一人可供扶侍者將不免僵仆道路塡委溝壑人
子悶迫之情何可勝言臣之職務比之三弟輕重
有間伏乞 聖慈諒此至情 特命改差俾得扶
護二老親得達鄉庄以爲避兵之地然後臣當奔

赴 行在以效犬馬之勞此區區之至願也私情
所迫冒昧至此罪合萬死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謹昧死以聞

乞免備邊司堂上疏

伏以臣資性蹇拙百事不能如人出身未久旋被
罪譴屛居鄉里十有二載加以疾疢纏身懶廢自
廢世務人事都不經心遭逢 聖明驟蒙 寵擢
一歲之中躐致宰列力小任大坐俟顚躓須於賊
變之初備局啓以臣爲本司副提調未幾承之
差有司堂上屬時事艱危不敢控辭貿貿隨衆已

經數月竊觀軍國謀猷皆出備局勾當備局屬之
有司凡發謀出慮贊助三公酬應機宜皆其職也
自非曉暢練達之才難以稱職今臣於朝家體統
邊上利害軍務得失略無所解每到備局不能發
一策不能贊一辭泯默而坐委靡而退近又猥忝
諫長備局故事既爲臺諫則例遞有司之任而臣
因循冒據尚帶虛號頃有本司堂上減下之教臣
意於此際庶蒙鐫免而竟不得遞憂惧狼狽若負
罪戾大抵臺諫遞有司自是舊例況臣之疎劣不
稱者乎況有司堂上本不應若是多者乎伏乞

聖慈諒臣微悃許遞備局堂上之任以便公私不
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諫院請善處仁城劄子

伏以初四日 引對時大臣諸宰極陳善處仁城
之道 殿下以仁城若無身犯之事豈合處置爲
教迄無夬決之命臣等不得不一爲 殿下盡其
說焉所謂身犯云者豈指稱亂僭窃如賊堤之爲
者耶使仁城已有是事自當按法請討之不暇尚
安有善處保全之議耶今則不然以爲有身犯則
端緒未著虛的難知以爲無身犯則賊招之援引

既如彼兇徒之屬意又如此街談巷議萬口洶洶若然者安保其必無是理也處至逼之地當可疑之時負難明之謗自古及今安有如是而晏然自安之理乎歷觀前代帝王處骨肉之變者防之於未然之前多得保全斷之於既發之後必至傷害如鄭莊公醞釀叔段之惡竟致克鄢之變宋文帝假借義康之權終有安成之禍向使圖之於微辨之於早豈有末流失教傷恩之咎乎以此推之今日諸臣請善處仁城者雖出於爲 宗社計爲君親謀其實亦爲仁城地也而 殿下顧小嫌而忽

大計存近思而忘遠慮處變之道恐有所未盡殆近於古人所謂名曰愛之其實害之者也必欲待身犯然後處之雖欲保全勢有不可向日逆堤之事可鑑也夫大臣諸宰皆非誤　殿下者自非義理之所無害事勢之不容已其肯苦口強請至於此乎伏願　殿下亟從大臣諸宰之所請講定善處之道以安　宗社以全骨肉不勝幸甚取進止

諫院陳時宜劄子

伏以臣等頃以旱乾為災恭請　聖明親行祈雨
聖批懇至惟思應天以實不欲徒擧文具責厲臣

等俾陳讜言臣等俱以庸陋待罪諫垣不能極言
竭論裨補萬一致勤　聖敎奉職無狀之罪至此
無所逃矣臣聞人君格天之道莫如修德而修德
之實在於進學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然其窮
理必精踐履必篤擴充必廣則亦無以異也接物
應事無非學也然必講明義理於專一之地然後
裁制事變於作爲之際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以爲佞況於帝王百
度至廣萬機至繁專精講學唯在開筵伏聞　世
宗　成宗及　宣祖初年一日再三御筵且有不

時延召及夜對講劘經訓優游厭飫故時敏之效日臻高明發於政事粹然無疵此非後王所當法者乎恭惟 聖上以英武撥亂以寬仁臨下天資粹美自然近道初政清明勵精圖治而獨於講學一款未免踈略即阼之初或有無故停筵之日罕見日三晉接之義識者頗以為憂經變以後轉不如初晝日一講亦多停輟朝講開筵絕無僅有固知 聖學高明無煩勸講然學之不講先聖猶以為憂學問之道不進則退一曝十寒豈非大可戒者乎伏願 聖明留心典學克勤不怠開筵聽講

一循 祖宗故事講之於方冊體之於身心以至幽獨燕閒之中亦盡存養省察之功則德崇業廣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至於朝參常參乃是御衙視事人主親聽政百寮面奏事朝綱因此振舉百隷不敢怠官其在 祖宗盛時便為日用常行之儀 宣廟倦勤寖以稀闊逮我 聖上初服時或舉行近又頓就廢輟殊非勤政務治有始有終之義亦宜一復舊道以無逸二字為龜鑑則 宗社臣民之福也 國家大本係於儲嗣教導之方最為切急方其童蒙之日若不輔養薰陶成就德性

則物欲漸長人事漸繁學問之功難致專一非細
慮也竊聞元子資質英發動止不凡但以就學稍
晩功程未熟其於經傳之旨義理之樂未能深知
而篤好故讀習不免厭倦誦念或至遺忘燕處之
際頗有遊戲之失有識傳聞皆懷隱憂伏念元子
春秋十有三歲若經一兩年便到志學之歲閭巷
童子夙成者亦能自勵向學況在元良之地他日
責任何等關重而敎迪之具疎濶乃爾每日循例
一番講讀而已旣入宮中則起居之節好樂之趣
師傅不得知外人不得聞且其所講不過五七行

文字尚不能浹洽淹貫如是而欲望其日就月將以造緝熙光明之域不亦難哉居君位者德業已高機務亦繁猶能日三開講況以元子蒙養之急而止於一講豈非闕事之大者乎宜令自今以往每日朝夕兩講或專讀一書或兼習他文其在宮中亦望自　上嚴立課程常加戒飭勿使與宦侍狎褻臨筵誦念之際其生熟精粗逐日籍記以備上聞如閭巷學子書圖之䂓如有未達痛加警責若文義漸明讀書有味則自當有欲罷不能之樂矣易稱蒙以養正聖功也賈誼亦言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此誠聖賢之至論也前星之位不可久
曠豫建之策所以重 宗社即令封勑已降大臣
禮官皆已建請宜令有司速議冊禮以正儲位然
後慎簡宮僚昵侍左右俾盡輔導之職此今日之
第一急務也爲治之要在於用人而親民共理專
在守宰然自前代以來例有重內輕外之患州縣
差遣多非妙選故吏鮮循良民多愁歎伏聞 祖
宗故事或自臺省館閣出莅郡縣亦有治行尤異
入登淸顯故其在外也有彈壓遐遠之益其入庸
也有練達吏事之效內外兼盡以成治安此誠先

王之良法美意也近來官方肅清一洗向日之穢
濁中外庶僚無不致其難慎而獨其重內輕外未
免尚踵前代之習達治體者以為 聖朝久事宜
令該部注擬一循 祖宗故事要使俊乂布列無
間於外內則用人之道斯其得矣孔子言道千乘
之國首舉節用愛民蓋財者民之心民者邦之本
傷財則害民民病則國危此必然之理也 國家
不幸頃遭否運民墜塗炭生意都盡 中興以後
厄運未殄水旱相仍加之以師旅公私赤立言之
可為於邑況今旱魃為虐兩麥不登飢民流冗無

以救死朝野岌岌皆有朝不謀夕之憂頃者　聖
上深軫民隱務自撙節上自　祭享御供下至百
司用度悉從裁減以紓民力而猶不足以救塡壑
之急若今年秋事又不登稔則雖使聖賢當之亦
不知所以爲計豈不大可寒心哉伏聞因豐呈一
事有司磨勘物件所費極廣該曹雖妙手安能不
煩民而致之哉伏念　慈殿十年幽辱備嘗危苦
復位之後不可無歡慶慰悅之擧豐呈之進似不
容已然其爲禮唯在極盡歡意而已至於儀物節
目自當隨時嬴縮豈可一遵舊例致其侈大不念

傷財病民之戒哉伏望　明教該司凡妓工名數
及他儀物該用之數量宜裁損或去其一半或只
存三分之一且如外方妓生若使先期上京則非
但農月調集貽弊州縣抑恐留連誨淫有損風教
宜令各於在所肄習裝束以待臨期調上以省煩
弊民生幸甚臣等不勝區區憂國之誠敢陳愚見
伏惟　聖明財察焉取　進止

同知春秋乞遞䟽

奮忠贊謨立紀靖　社功臣嘉善大夫新豊君兼
同知春秋館事臣張維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

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禀賦薄弱纔踰弱冠已抱羸疾長以藥餌為命曾在庚申年間重患便血之證委頓百許日所失血幾至斛餘氣竭血盡絶而復甦自是之後沉淹床席與死為鄰歷三歲至癸亥春始得少愈然而真元虛脫未能復常肌肉消瘦面色萎黃痰涎壅塞言語澁滯不唯臣常以病人自處即人一見顏貌便知其非完人也上年秋冬間受暗行之 命遍歷湖南凡五閱月而還旋遭播遷之變冒犯風霜飢渴顛頓猶幸不至發病親舊皆相詑以為異事積久所傷乘時併發迺

於六七月之交舊患血疾復作呈告調治經二旬少減竊念多事之際不敢自安於閑退仍叨憲長之拜僶勉供職旬日之後宿疾又發證勢比前加重不敢曠職呈告得遞臣之此疾非如一時猝發之比積年沉痼根柢深固將息雖久有加無減今則又挾秋痢瀉血益多元氣惙惙長在枕褥自料氣力決非旬月所能復常臣之本職雖無該管兼帶同知春秋纂修方急而諸房堂上各有分掌非可推移兼察得以了事者也一日曠職闕損已多况沉痾嬰纏察職無期者乎伏願 聖慈曲垂矜憐

將臣兼帶同知春秋館事亟許鐫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伏以臣頃以狗馬之疾曠廢職事冒昧上疏乞免兼帶同知春秋 聖慈優容許令調理察職臣銜感 恩造專精藥餌已過浹日而疾勢沉綿有加無減委頓牀席萬事都廢伏念國家當經亂多事公私匱竭之際開局設官纂修日乘者所以重史事而不敢緩也各房官寮分年而授限日而修課程甚嚴若一負有故則一年之事不得紀載一句

曠職則數月之課漸至逋滯其爲闕事有不可勝
言者而臣之所患根柢深固失血既多猶未止歇
飮食減少眠睡不安肌肉瘦脫神色焦萎加以脚
膝戰掉難於運步頭目昏眩怯於起坐數月之內
難望痊可而纂修之務日急一日豈可緣臣賤疾
致令久曠伏乞 聖明曲察怜憫將臣兼帶同知
春秋亟許遞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無任激切祈
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大司成乞免疏

伏以臣禀賦薄弱營衛未完疆壯之年長嬰沉痼

既不能陳力効勞盡職於公朝又不能服勤就養常貽老母惟疾之憂有生如此只自憐悼而已頃者新除本職冒昧封章自陳疢疾深痼不堪供職之狀仍又三呈辭單猥蒙 恩暇感惕殊私不知所出扶曳詣闕祗謝 恩命而臣大病未復元氣如線肌膚虛踈不能抵當風寒脚膝痿弱不能勝耐行步觸冒朝寒趍走拜跪氣殫力盡幾欲殞仆將息移時僅得少蘇因而進叅於賓廳之 啓久坐寒廳感傷益多抵晩還家四肢痠痛頭目眩瞀飲食無味委卧呻吟夜不得睡自料證勢決非旬

月所能差復臣之本職係是教誨多士之地館中應行事務甚多如輪次陞補旬製講讀等事皆緣長官有故久未擧行瘝曠之責實歸臣身而臣病勢如此雖欲强起察職其勢末由公私憂悶不可勝言伏願 聖慈諒臣危悃亟許遞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代沙溪先生陛辭陳情獻規疏

伏以臣頃爲修葺先壟冒昧請告猥蒙 聖眷旣賜寬暇仍許乘傳至於澆奠之需又出分外之恩幽明榮感糜粉難酬伏念臣材質朽頓百無一

能雖少承父師之訓略知趨向行之不力到老無
聞而且䓁身蔭職汨沒吏役衰病釁禍屛伏田里
只是一個凡庸老陳之人初非有山林高尚之操
可以自託於逸民者也　聖明過聽　恩擢異常
匪據之職名不次之資秩頻煩荐加種種難堪屢
陳危悃未蒙　省納餘生懔懔死亡無日自揣終
無以仰報　鴻造生嬰素飡之譏死抱孤　恩之
恨一念耿耿銘結方寸而已抑臣竊自惟念七十
致仕者事君之大限立朝之定制古人以年至不
退擬之於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者其義可謂嚴

矣今臣狗馬之齒七十有八其過古人致仕之年
已近十稔精神昏耗步履艱澁加以聾聵之病日
以益甚尋常對人酬應尚多妨碍雖欲陳力朝行
以備百執事之列何可得也理宜歸守桑梓靜俟
溘盡收骨先人之山足則志願長畢無復餘憾第
以一離 京輦永隔 天表區區戀 主之懷有
不能自已於中者伏願 殿下益懋聖學益進聖
德以正大存心而絶偏係之私以雄斷制事而戒
優游之失任人惟取實地而無眩於虛僞接下務
盡誠款而勿事於表襮毋厭逆耳之言毋輕守靜

之士採納務博裁擇務精毋執先入而搭羣議毋
拘常規以失事機奮發大業克臻至理則臣雖搞
死草莽更無遺恨老耄惛塞言不盡意臣無任瞻
天戀　恩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諫院劄子

伏以聖人應物之要只是循理人主出治之本莫
如正心夫心之當正與理之當循人孰不知然而
有不能者私意爲之祟耳所謂私意非必聲色貨
利外物之欲也凡先入爲主内有偏著方寸之地
不能全其虛明湛一之體則接物應事之際無以

精審義理而得其至當蓋其幾甚微而其害甚大
不可不察也臣等伏見 殿下聰明好禮恭儉寡
欲聲色貨利之好不萌於中侈靡遊戲之習不作
於外此 聖明所以度越前代者也然竊瞷 聖
度徽猷弘大而且深懲向來朋黨之弊每疑臣下
不能無私 淵衷湛然之中未免常蓄此意故裁
處事物或涉偏係夫羣下甚衆賢不肖不齊固不
能人人皆執公心然豈必事事悉出私意唯當觀
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一以當然之則處之而已
若疑臣下之有私先自以私意應之則恐非所以

三表而求景也是故逆詐億不信聖人之深戒物
来順應所以為大公之道也粤自 臨御以来羣
臣獻規大率多論此意然其為說甚長未易疏擧
請略拈一事以明之如頃日憲府以朴炡等停啓
事引避其徑先停啓者固有不顧公議之失書啓
謹悉者亦有處事糊塗之愆輕重雖殊各有所失
則諫院之請遞未為不可而 殿下乃下嚴旨
特命出仕翌日玉堂請出諫院而又 特命遞差
殿下誠謂憲府果得直截之風而諫院實有乖當
之失耶當遞者 特命出之當出者 特命遞之

是諫院之處置無所失而 殿下之舉措反有失
也臣等竊意此事本非難知而 殿下處分如許
者無乃先疑諫院欲護炡等深攻傳啓之論故有
此抑揚也耶若然則殊非聖人虛心循理物各付
物之道也此事甚微且在既往今雖言之已無及
矣然而縷縷及此者誠欲 殿下因此而識彼舉
一而反三以為將來之戒也大抵人君既以論思
之職付之玉堂繩糾之責委之兩司則凡其所論
自非大段錯繆唯當一循公議 殿下每於處置
之際 屢下特命若使 聖見至當固無容議倘

或毫釐之有差竊恐億兆之窺測也且聞至公之
道不顧嫌疑故其事誠是則不以親昵而不稱焉
其事誠非則不以疎遠而不舉焉若避異同之形
迹不盡是非之實狀則求以爲公反成大私故傳
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正今日對病之藥也
臣等猥忝諫職人薄言輕凡所論列罕蒙 採納
固宜引咎撥劾以謝淸議而微誠拳拳不能自已
伏願 殿下虛心察理恢廓 聖量好惡予奪必
循天則不以一毫偏係之私間於其間則 聖德
日造於高明光大之域治理漸進於蕩蕩平平之

化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諫院劄子

伏以孝者百行之源萬化之本聖人於一部孝經論之詳矣然帝王之孝與臣庶不同其為行也必順於天地宜於　祖宗悅服於卿士大夫得懽心於萬姓然後教化流通基命鞏固方可為聖人之達孝矣恭惟　主上殿下至德純行得之天性潛龍之日固已格于上下　即阼以来上奉　慈殿旁侍　別宮誠禮兼盡人無間然粤自　啓運宮寢疾之後其於侍藥致養之道無所不用其極

神理難知竟遭大故　殿下雖外迫公義持服之
制俯從降殺至於哭踊哀毁實過禮文　聖孝之
懿高出前代凡有血氣孰不欽仰然臣等區區之
意竊恐　殿下至性所發不能無過於中道也夫
匹夫之身固已輕矣親喪又人所自致者然而聖
人制禮曲爲節度猶恐其或過於毁以至傷生故
曰無以死傷生毁不滅性又曰不勝喪至比於不
慈不孝其立義之嚴如此況　殿下以一身爲
宗社神人之主一有不安節則三靈震動兆庶憂
惶雖　大院君　啓運宫已陟之靈亦必不安於

冥冥 殿下雖欲直情徑行以執曾閔之行獨不念及於此乎閭閻士庶其腸胃氣血本自頑壯居養積習又復寒薄然而執喪過戚鮮不致疾及其成疾也雖積久醫療未易完復盖悲哀損其心肝蔬水剝其脾胃藏府受傷宜其疾之難治也伏念殿下春秋雖盛然生長尊貴奉養温厚比之下賤其勁脆固已不侔自侍疾以來已經時月衣不解帶寢不安席其憂悴損弊必有外人所未盡知者積傷之餘遂遭喪禍則 玉體之未覺疾痛盖亦神明所相耳思之至此臣等竊不勝其寒心也外

庭微臣未嘗親承起居於 殿下飲餐之多少居處之踈密無緣詳悉然以竊聽於傳聞者論之恐聖明之未之深思也頃者大臣及藥房屢請調護聖躬而輒以過慮爲教夫臣子之情固不容不過慮於此雖在 殿下亦安得不自爲過慮也哉一朝 聖體或微有愆候則臣民之危迫誠有不足道者其如上貽 慈殿之憂何哉嗚呼喪致其哀人之義行其在帝王又絕無而僅有臣等何幸乃今親覩 聖明區區愛君以德之心豈不欲益加將順然而過毁而致疾循匹夫之行而不念 宗

社之重則誠非所望於　聖明者伏願　殿下深
體聖人之訓節抑至情倍加調護商量氣體之虛
實以爲飮食起居之節適要使身安然後國家安
國家安然後盡孝之道在是矣臣等又念諒闇之
禮不行久矣非不能行乃不可行也況今邦命新
造庶事草創憂虞之象不一而足昔張昭謂孫權
曰孝廉此豈哭時耶　殿下雖在巨創之中豈可
膠守禮節面墨深居不一接公卿與謀國事哉目
今　禮葬未畢　詔使將到公私赤立民力殫竭
朝野遑遑不知所爲且議禮之際異論迭起各欲

售其意見仰惟 聖明旣從擧朝公共之請折衷
情文詳定典禮必不以紛紛之說有所撓惑然而
街巷竊議不無過慮大臣求退氣象不佳 殿下
何不延見臣鄰察納公議凡擯接調度喪葬禮儀
熟講而明辨之審察而固執之期以便於國計愜
於人心乎君臣猶父子也父子相接有何拘碍
殿下雖不離喪次不釋衰麻大臣以下易服登對
恐無不可也噫天下之事情意相孚則事無難處
上下疑阻則物無得所此否泰治亂之所由分也
近以喪禮一事 殿下每不釋然於廷臣之議細

論其事曲折非一然其大要只在於情意之不相
孚耳裝引時 哭送一款以禮文言之則似無不
可以事勢言之則大有難便臣等請為 殿下盡
其說焉古之人君於臣下之喪或有出郊親臨者
今玆喪禮在 殿下實有罔極之戚 靈輀即遠
永訣終天出城 哭送有何踰制之嫌然揆之事
勢實有不可容易者盖五禮儀既有陪往山陵之
文 列聖亦多行之近代以降遂輟此禮者夫豈
薄於送終而然哉喪者大變也倉卒之際事須戒
嚴人主一身安危係於 宗社禮文小節容或可

廢慮患之道誠有不可忽也禮官所論大意想不
出此而措語未瑩上激　天怒遂有陪往山所之
教夫禮官之言雖過矣然因其過而反有過當之
舉恐非大聖人循理應物之正也此蓋君臣上下
情意未能交孚故一語不相入動致乖剌豈非害
事之大者乎夫金浦去京城二舍而遙發引之時
其調發供頓固已不貲矣若又　大駕親幸則千
乘萬騎百官陪扈鑾輔物力將何以支堪其不可
一也一日行到二日安厝三日返魂經夜者二度
日者三暴露於風露之中　哭擗於墟墓之間

聖體之傷損必有不可勝言者其不可二也近日
以来變異稠疊妖虹孼祲上干太陽人心危疑國
勢杌隉當此之時 遠離城闕跋涉江外至經累
日 殿下縱自輕獨不念 廟社與 慈殿乎其
不可三也臣等固知此事特出於一時激觸必無
遂行之理然人心疑惑所關非細亦願 明降指
揮亟收前命則必有以大慰四方之聞聽矣嗚呼
今日之事可言者豈止於此然臣等不敢毛擧細
事仰煩於 哀疚之中伏願 聖明留神省納以
禮節情以義制事勿循匹夫苟難之行務盡聖人

達孝之道 宗社幸甚

諫院請寢稱園劄

伏以天下之事有至當不易者有大段乖理者有無甚害而未盡善者至當不易與大段害理可否之辨有如白黑擇之旣易取舍之亦無難唯其無甚害而未盡善者人多忽之苟焉而行之夫唯聖人之心每事必循天理故事非第一義則未嘗自安也忠臣之志必欲堯舜其君故事非第一義亦不敢爲其君願之也嗚呼苟非 聖明在上臣等何敢遽發此言乎臣等竊見今玆喪禮 殿下旣

降服杖期又不自主喪祭大綱領大頭腦既已得
其正當擧國臣民孰不欽仰　聖上抑情從義之
盛德也節目碎細誠不必一二爭論然而有不容
不言者今日稱園之擧是也夫天子所葬謂之陵
或謂之園諸侯王之所葬亦謂之園蓋園者天子
諸侯皆得稱焉陵則惟天子稱焉非天子不可以
稱陵非諸侯王不可以稱園也漢之戾悼宋之濮
王雖上不及天子然猶當在諸侯王上則其稱園
乃本分當得初非出於崇奉也我東方之稱陵昉
自羅麗沿襲已久非　聖朝之所創始也然揆之

正禮不無可議若乃稱園之舉實是前所未有恐
不可容易刱起也恭惟 聖上至孝惻怛高出前
代慎終追遠無所不用其極宅兆既卜安厝有期
稱陵則斷有所不敢稱墓則疑有所未足欲於二
者之間立一名號因念戾悼故事遂有是 命夫
大段害理者 殿下既不為也至當不易者蓋已
幾得之矣唯茲一款事在可否之間且有漢宋典
故可為口實似若無甚害者故斷然行之不念其
未盡善也臣等竊為 聖明惜此舉也大抵本朝
稱陵已成定制非今日之所當議也然若因陵而

又稱園則是承訛踵謬可已而不已者豈臣等所
望於　聖明哉不唯是也德興大院君議禮時以
宣廟聖孝之隆揚州墓號未有殊稱此其意可知
也議者必曰　宣廟則為人後　殿下則為　祖
後事有不可同者然臣愚竊謂以此論服制則可
矣以此論墓號則不可蓋服制因於屬稱墓號繫
於名位旣同是　大院君之墓而彼此稱號迥然
不同獨不念豐昵之嫌乎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事親終始一有違禮則非聖人之所
謂孝也一字之稱無益於顯親之實而書之史策

傳之後世將曰諸侯之私親以墓為園自其代始
也恐非所以昭 聖孝於無窮也臣竊傷之伏願
聖明勉抑至情洞察大義亟寢稱園之 命無使
有後世之譏議不勝幸甚

吏曹參判乞免劄

伏以臣頃忝銓部奉職無狀自速 嚴譴旋蒙滌
瑕擢以諫長感荷 恩私僶勉供職不料新除之
命遽及夢寐之外循省舊愆驚汗沾背夫銓衡之
司實管用舍凡臺侍清華自有定望低昂之間不
出範外若乃親民之職莫重於守宰辦事之任最

要於各司充宜愼簡俾各得人而臣寸識昏蔽短於鑑別加以身罹孱疾性喜懶散杜門養拙罕接賓客人材短長聞見甚狹蔭武常調充所昧昧時或從人訪問亦各隨意薦達臣若引用親舊則恐涉於循私洛叩外人則難保其必當每當注擬之際披官案以指點顧左右而求覓元無素定之見宿儲之才如是而尚可冒居銓席以妨賢者路乎况今長官出使曹事不擧如臣憒憒已試不效豈容再誤以玷淸朝伏乞 聖慈曲垂體諒亟許鐫改回授賢儁以便公私臣無任祈懇之至取 進

上

論西事劄子

伏以臣痼疾纏身日就弊劣形枯血脫喘息如線頭眩不堪久坐脚戰不能平步沉綿床席與死為鄰近以西事轉急外內憂虞而臣賤疾如許不得趨詣備局之會 召命臨門亦未祗赴席藁屏伏恭俟 罪譴竊觀毛事之有今日猶病疽之必成膿也疽固危疾不幸得之實関性命然其成膿乃常事也既膿之後治之得宜疽可以愈疽發而不成膿則毒益深而人必死今之西事何以異此顧

恐所以治之未得其方耳成膿非所憂也文龍以狡猾之資擁十萬之衆欺謾 天子竊取富貴勢窮理極無地可歸而贅居我境已近十稔其畢竟為我國患人誰不知使彼臣節無虧而挾 皇命之重責我饋餉無已時則我國力竭而不可支彼若自懷梟獍敢為跋扈句引奴賊阻兵稱亂我亦先受其禍二者必至之患也其前所云者既以削我之邦本使八路騷然而後所云者方為今日朝夕之憂事至於此可謂急矣為今之計但當早與之絶自固壃圉而已所謂與之絶者非必聲罪致

討遼以兵力切加而我受其先發之咎也只宜嚴兵自守不復應其需索使彼姦窮詐竭自至變動然後我得以制其權耳彼之反計已成會有一動然而未遽發者蓋伺我之便也速發則易圖緩發則難制亦猶疽之速膿者易治遲膿者難愈也遲速之權雖在於彼我若先覺而為之所彼亦不容不發今宜急遣體臣統率將士進駐平壤等處麥漢龍骨二城各添精兵使之屯守待變申飭昌義守將倍加警備凡毛將標下一切不許闌入宣鐵官吏皆令移入城守之處然後召還接伴使且令

餉臣不復接濟糧餉彼若來詰則答言近日之事
路人所知大人何不內省而自反也弊邦只知尊
天朝奉 皇命遏姦宄保壃埸而已不知其他則
彼雖駭憤亦將無如我何夫移鎮黜兵之 命既
不行矣 詔使親見倪汝聽之書矣趙佑之暴死徐
敷奏之適歸毛之所為肝肺盡露特 天朝力不
足以制命耳彼雖以惡言謗我 天朝必不信也
彼雖有縱兵作亂與舉族援奴二策耳援奴則不
從者多或有內變不然覘其向背相機進勦薄之
於江上則彼何所逃死設令走脫不過作一李永

芳何足憂也彼若縱兵搶掠則亂自彼作我有辭矣度其兵力必不能以敵我事定之後具奏 皇朝 天子明見萬里必有以諒我之心事矣議者必以激變促釁難臣之計者臣亦有以辨之夫本無變而因我激成之本無釁而由我促生之則誠為失計之大者今玆毛將之變乃必至之勢已成之形也遲一日則添一日之害使彼責我糧餉其士馬陰通遼奴敎其欵誠蓄力或謀乘我無備則一舉而清川以西非我有也所謂〻遲禍大正為今日道也或者又以彼若發難必挾奴援殆難

為敵殊不知被之通奴久矣急則或可暇得力緩則益得以固結故不如早圖之為便也意文龍之所以壓制我與我所以重文龍者非他為 皇朝也今彼旣得罪於 皇朝而為一跋扈臣我亦何憚於彼而曲為承奉乎竭生民之膏血傾府庫之儲偫充其無已之求坐待必至之變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不幸近之臣竊為國家恨之寔事漸近江氷將合彼宜縮入海島以避虜鋒青龍設柵之計豈難知哉內則寧邊安州在窺覘之中外則朔州昌城有掩襲之虞無以遏江按奴形勢便近

其心所在若是其不可揜尚可以舊日文龍待之
以取自貽伊戚之悔乎臣以迂腐書生不解兵事
而竊不勝區區之過慮妄論至此伏願 聖明恕
其僭妄熟講而財處焉取 進止

玉堂論冬雷劄

臣等讀詩至十月之交有曰爗爗震雷不寧不令
終之曰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詩蓋幽王時所作
也幽王無道周室將亂故天之降災如此詩人憂
焉作此詩以風刺之聖人取之著於經欲使後之
人主鑒而戒之無蹈其亂敗也今月十八日立冬

為十月節九月雖不盡其實十月也乃於二十二
日夜電雷并作轟轟之聲爗爗之光雖盛夏亦所
罕有詩人所謂不寧不令者不幸復見於今日臣
等不勝驚愕憂慎之至變不虛生必有其由天道
玄微未易測度傅會灾異先儒之所不取臣等固
不敢指為某事之應然若 君德克修世道休明
天心悅豫二氣調順則必無如此之變也惕厲修
省之實雖在 聖明之加之意也抑臣等竊聞雷
霆者天之威怒號令之象也以之震擊於物猶夫
刑罰也於易之象震為雷其德為動雷收聲於八

月歷九月至于十月純陰之候乃復發見是失時而妄動也推原象類而言則令日　朝家舉措得無有號令之失當威怒之過中與夫刑罰之或過宜靜而失於動者耶亦願　殿下隨事省察以答天戒無曰是適然而已則國家幸甚取　進止

論軍籍擬上劄

伏以為國之道莫要於審時勢而莫急於收人心人心國之本也時勢事之機也歷觀前史事雖未必是也若便於時勢順於人心則行之而無不成國以安國君以尊榮不然雖其事之未必不是也

百舉而百敗不亡則亂此必然之理不可不察也
當今之事其大者無如號牌號牌之法本為補逃
故之缺而除族隣之弊其意盖欲便民非厲民也
然猝舉國初旋輟之法强束百年脫羈之民宜其
不悅者衆而浮議滋興也幸賴執事之臣堅持而
力行之已得十八九成此盖 中興以來上下
勵精綱紀稍振之效不然就緒於期月之間殆非
始望所及也籍軍查閱期限已迫頗聞州縣已有
完訖者追呼勘驗之際不無煩擾人或以是為苦
然比其竣事也年滿者得以除免單户者得其保

率或完聚其親屬或濶疎其番次則其便而利之者亦多矣雖閑丁脈後不免怨苦然亦分所當然何足恤也獨臣之愚意竊以明年考講儒生為大不易也請為 聖明畫其說焉我國所謂士族者固天下之所未有也不為農而使耕者寡不為兵而使鬪士鮮國之所以貧且弱未必不由此輩然其維持名分扶植國脉亦有賴於此不可誣也民之於士猶影響耳故臣嘗謂民心可失士心不可失也粤在 祖宗盛時所謂士族者自非出身入仕及生員進士則未有無身後者雖公卿之子皆

有所屬故國無游民人有定志不敢苟倖免之計亦未嘗有厭惡之心盖人心之所安即時勢之所便也世降衰叔綱維解紐士族之游惰自便其来也久矣一縻軍役則鄉里不齒婚嫁不售故人之避軍役如避死焉夫驅避死者而就死地此其令必不易行而其人必不能堪也俗久則難變人不堪則難强臣愚竊為 國家重此舉也自此令之下遠近士子作疑作憂將恐將懼猶以期限稍遠婾玩度日今則考講之期已逼矣繡衣之行將發矣舉皆遑遑汲汲計乃無聊氣象愁慘情事怵迫

夫以奕世士家子不能通曉一部書乃有如許窘急此固渠之罪也然自為國者謀之恐毒之積於下一夫猶難況衆心乎嗚呼此豈可以莫之恤也校生試閱自有故事唯當為之有要緩急得宜而已臣謹按事目儒生應試之書乃小學及四書中一書而其中有無蔭有蔭之別今若不問有無蔭只就四書小學及史略等書試其一書使蒙學之輩亦可企及且其考講也寧寬無刻寧疎無密寧有過而取之無或過而黜之使惜士之心常有餘而括丁之心常不足則雖不才見黜者亦不敢有

怨言矣其應在汰降者亦須有方便或姑定武學
以閑再試之地待其再落然後方定軍役或不須
便定正役別立一號以收價布使有定軍之實而
無其名上子之所惡者其名也國家之所利者其
實也下免其所惡而上不失其所利是兩便也且
念京華世胄與遐遠校生亦當差別校生考講故
是舊例若國學章甫何嘗有澄汰之舉今若公卿
侍從家綺紈子弟或有不才落講者亦當一依校
生定役耶臣有以知其決不可也此一款不容不有
變通也說者曰此事非今所創乃 祖宗舊法事

苟可為何恤人言始雖紛紜終應妥帖臣竊以為未之思也人之少壯也起居飮啖唯意所欲而無不可也及其衰且病也一飢飽一勞役皆足以傷其生以身況國其理一也今之時勢非 祖宗朝時勢也今之人心非 祖宗朝人心也顧以 祖宗藉口欲行難行之法尚可謂之知變乎國家自鼎革之後政令擧措未有以大慰人心者徒以興造作用為致治之急務民不見德而煩苛是聞恐非所以固邦本而奠基命也人之壽夭係於眞元而肥瘦羸健不與焉國之存亡本乎人心而貧富

悲言矣其應在汰降者亦須有方便或姑充之武學
以開再試之地待其再落然後方定軍役或不須
便定正役別立一號以收價布使有定軍之實而
無其名上子之所惡者其名也國家之所利者其
實也下免其所惡而上不失其所利是兩便也且
念京華世冑與遐遠校生亦當差別校生考講故
是舊例若國學章甫何嘗有澄汰之擧今若公卿
侍從家綺紈子弟或有不才落講者亦當一依校
生定役耶臣有以知其決不可也此一款不容不有
變通也說者曰此事非今所創乃 祖宗舊法事

苟可為何恤人言始雖紛紜終應妥帖臣竊以為
未之思也人之少壯也起居飲啖唯意所欲而無
不可也及其衰且病也一飢飽一勞役皆足以傷
其生以身況國其理一也今之時勢非 祖宗朝
時勢也今之人心非 祖宗朝人心也顧以 祖
宗籍口欲行難行之法尚可謂之知變乎國家自
鼎革之後政令舉措未有以大慰人心者徒以興
造作用為致治之急務民不見德而煩苛是聞恐
非所以固邦本而奠基命也人之壽夭係於真元
而肥瘦羸健不與焉國之存亡本乎人心而貧富

强弱不與焉得數千兵丁而失舉國之人心 殿
下將何利焉方今千外之人騷騷焉洶洶焉擧若
有大戚者然此豈治世景象耶國家幸而無事則
已脫疆場一聳臣竊未知所稅駕也伏願 聖明
勿以人廢言惕然深念謀之大臣於向所陳數策
者熟講而善處之則非臣之幸實國家之大幸也
取進止

論揭帖劄

伏以臣伏見今來胡書大意令我絶 天朝而不
書年號也聆夕臣承 廟堂授意撰出答書只言

天朝之不可絶而年號一款都不說及矣今者伏
聞答書用揭帖例不書年月云夫胡書之答若自
前用此例則年月之不書乃常事也今則不然因
渠所言不得不從而方便創出此例此於事理何
如哉和議之始發羣議皆以為事関　天朝者斷
不可從其言擧國臣民皆知　聖意之堅定不料
事竟至此臣竊痛之設令我國不從此言和事決
不可成大坊所在猶不可輕毁況此賊師老兵疲
歸意必切似無因爭一事遂敗和事之理在我第
能堅忍不許而容屬劉海使之善辭周旋而已何

至輕自勵勸以喪失其所守哉事大之道莫重於
年號一番差謬後悔無及不可不深長思也臣身
有賤疾未恭末議昨將此意通禀 廟堂而未蒙
採用反復思惟不可但已茲敢冒死上瀆胡差未
發猶可及改伏願 斷自聖衷不遠而復不勝萬
幸取 進止

吏曹參判乞遞劄

伏以臣癎疾嬰纏力不能任職呈單乞免過蒙
恩緞情勢悶感不知所出臣之乞解非如銓官過
都目循例呈告之比也 聖明不諒有此誤 恩

不得不備悉陳籲冀蒙　哀憐臣之所苦根柢深
固經閱累年略無減歇平時恒以病人自處杜門
服餌有如僧道飮食起居不敢放縱風雨寒暑不
敢觸犯故能僅自支持得延數年之命日者國有
大難臣猥忝備局有司自春經夏奔走供劇喘息
未絶不敢言病然其暗中傷敗已不可勝言矣今
則瘦削益甚幾於肉脫精神昏憒語言蹇澁長卧
少起夜不得瞑近又傷於暑毒口味頓爽凡所喫
啖全不識味加以足心腫凸作痛異常已經月餘
未覺少愈運步極艱蹣跚曳足而行此樣證候亦

非等閑安有疆仕之年癃孱如許而得堪耐久者
耶常恐 國恩未報遽填溝壑此臣之竊自傷者
也若得數月之閑專精醫藥任便將息雖不得頓
就平復倘賴天之靈稍向蘇息得如頃日粗安則
凡有 驅使豈敢更擇夷險臣之本職雖係重地
冗務則不甚劇至於備局之任當玆艱虞之際相
臣逐日開坐早會晚罷身忝有司一日曠職實涉
逋慢决非優游養病之地也臣雖無狀粗識分義
安敢修飾虛詞以自圖暇逸哉伏願 聖慈曲垂
矜察將臣本職及兼帶弘文館提學備邊司有司

堂上亟 許遞免以便公私臣無任懇迫祈望之
至取 進止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七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八

疏劄十八首

吏判辭免劄

伏以臣痼疾纏身不堪供職呈單乞免以爲就閑養痾之計不圖陞擢 異恩出於夢寐之外驚悚震悖精爽戃怳撫躬環顧不知所以自處也竊念銓衡之長卽古冢宰之職苟非宿德重望表率一世者無以厭服輿論如臣庸孱駑劣百事不能如人待罪佐貳已負素餐之譏今乃使之處此地而堪此任夫豈萬分有一近似之理乎又況 國家

用人自有階級循常理而舉錯焉則人心悅服謗議自絶若乃越次之除踰分之　恩事非恒有人所罕見施之於可堪之人猶恐未當被之於不稱之身其謂斯何方今　先朝舊德　昭代高勳才望隆顯者固自不乏其人而新進後生百無善狀之臣乃反獨蒙　恩擢揆諸事理不應如是臣竊為　聖明恨此舉之失宜也抑臣公義之外實有一段私悃事　君如事父臣不敢有隱臣以畸窮多釁之人久廢驟起數年之中躐躋宰列福過災生百疾侵凌常惧死亡無日未伸報效之願今又

加之以不常有之 恩數置之於不敢當之職位
則是注其方溢之器促其將至之菑天道忌滿鬼
神害盈此必至之理也不貲之身誠不足恤然使
一物失闕亦足以損 聖化而傷 至仁也言至
於此倍切隕越伏乞 聖慈曲垂矜閔亟 收新
命回授賢德以重名器以幸公私臣無任激切祈
祝之至取 進止

再劄

伏以臣猥蒙 恩擢危厲熏心封章控辭實出衷
赤 聖鑑不諒遽下 溫旨 奬勵之殷迫出尋

常懼蹙跼蹐悸不自定再瀆 宸嚴罪合萬死臣
聞伊尹進戒太甲論任官之道曰其難其慎盖材
不可以易知故欲其難任不可以輕授故欲其慎
惟難故當慎唯慎故能得其人古昔聖賢用人之
際若是其不苟如使上不擇材而輕用下不量己
而冒居則授受均失其宜而瘝官僨事之愆必至
矣六官之任莫重於銓曹而長官為尤重苟非輿
望所歸必有負乘之譏故自 先朝以來佐貳則
雖或有超陞之舉至於長官未嘗有也夫豈無其
人哉盖政體不應爾也況以臣空踈蒙劣百無一

能乃蒙曾所未有之 異數此果於事理妥否捨者宿而取新進一不可也越賢儁而擢無能二不可也違公薦而用加望三不可也將使 聖明有謬擧之疵而國家受匪人之病即臣雖欲强顔就職何可得也疾病沉痼有不堪供職之憂臣亦不敢言也涯分滿溢有招損疾顚之災臣亦不暇顧也唯以上累 聖治下速物議妨賢路損政體爲大懼耳伏乞 聖慈俯察危悃 亟收恩命不勝萬幸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取 進止

三劄

伏以臣之情勢可謂極狼狽矣辭章再上　天聽
未回欲更陳危悃則瀆擾是懼欲冒沒就職則人
器不稱瀆擾之罪止於一身冒沒之愆上累　聖
朝雖欲無言烏可得耶臣聞上之用人如器皿焉
大小不可踰其量下之受任如負擔焉輕重必須
稱其力今國家以天官冢宰之任越次超序授之
於至庸極陋之臣已失器使之道臣若承當而冒
受則尚可謂自量其力乎黃流注於瓦缶玉盌盛
其狗矢襄辱名器有如是者況以僬僥之孱敢肩
烏獲之任隕踣摧拉必無幸矣嗚呼上下何利於

此哉臣嘗讀唐史見鄭綮搔首之嘆未嘗不掩卷咄咄傷其時而悲其人不謂今日身當此事歇後鄭五猶若有蘊臣之空空殆有甚焉 天鑑孔邇不諒人只情蹙辭竭言不知裁伏惟 聖慈哀憐垂察 亟收成命臣不勝惶懼隕越之至取 進止

左副賓客辭免劄

伏以臣空疎駑鈍百無善狀加以疢疾侵凌已就尫劣 誤恩隆重躐躋匪據僶勉就列日夜憂懼乃於昨日政又有左副賓客之除夫冑筵羽翼是何等責任為非年德尊重學識淹通者莫宜居之

夫豈耆陋後生所堪當者耶揣分量才萬萬不似況臣竊念左賓客金尚容是臣之妻父而右副賓客金尚憲臣之妻叔父也賓客凡四員而一家三人並處其選揆之政體不應如是堂堂 聖朝名宰林立豈其乏人乃有如許事耶私門之榮耀雖至公議之指點可畏伏乞 聖慈亟許遞改以安愚分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取 進止

遠接使辭免劄

伏以 國家自 祖宗朝最重儐接之任自非才識通明詞華贍敏而風標可觀者無以堪其任也

盖接待 王人國之大事凡供頓調度應對詞令皆出於儐臣一失其宜關係至重臣才庸識劣未諳世務尋常職事恒患不能修舉況儐接之際區畫策應必有許多難處其何以動中機宜乎其不堪一也沿途唱酬已成故事其才也則足以華國不才也則未免辱國 中華人材之盛固非小邦所敢望而奉使海外必是雋選拙手當之將爲天下嗤笑亦非細故也臣少習舉業粗解彫篆中年以來漸就惰廢至於詩律學之既晩工程疎鹵近又官冗倥偬疾疢纒綿絶無吟諷之暇間或爲人

臺率有所酬和神思昏塞筆路荒澁往往擲筆自
咲而止者猝遇勍對敏手急責賡報必有腐毫曳
白之窘二百年來詞場盛事其忝自臣身墮却乎
其不堪二也客主相接容貌居先古之相禮者以
威儀為重董越 詔使一見許琮不覺起敬亦其
風儀有以動人故也如臣孱羸寢陋不及中人遠
甚設令中有美蘊猶不足以自表見况内與外相
符者乎倘被華人咲侮曰東國可謂無人乃以孱
措大當我云則寧不為 盛朝之羞辱其不堪三
也有一於斯猶不可當其任况臣兼之雖欲冒昧

承命何可得也竊念 先朝舊臣才望蓋世見重於華夏者自有其人華使之來或不無想望期佇之理今不此之取乃以萬萬不似如臣者充其選臣竊恠大臣之謬擧也一身顚躓有不足言其於僨事辱 國何哉臣之此言非敢備禮虛讓實出於衷赤伏乞 聖明曲垂諒察 亟命遞臣遠接之任以便公私不勝萬幸取 進止

遠接使辭免再劄

伏以臣瀝盡危悃冀蒙 垂察 天聽未回返下溫音臣誠惶怖煎迫不知所出人臣服勤之義不

擇夷險雖蹈湯火冒鋒鏑有不敢辭况此儐任乃
搢紳之極選書生之至榮揆分揣材略有可堪臣
亦何心强拒 恩命顧以國家今日事勢異於平
昔 詔使之來其能坦然無疑阻於我未可知也
加以西路物力蕩竭已極接待之具必多踈略如
有意外難處則周旋彌縫不至敗事皆儐臣責也
其任之難且重盖什倍於平日此豈愚臣所能堪
者乎人情見可敬者則疑可以平慍可以解於可
慢者反是臣嘗聞諸長老張寧之奉 詔也恨不
見成三問觸事生瞋雖以徐居正之才猶不能當

其意誠使當今 朝廷都無可使者臣猶不當承之況今 先朝舊臣名滿華夏為中朝學士所稱艷者自有其人舍此而他求無乃未之思耶昔趙不用廉頗而用趙括秦不任王翦而任李信覆軍僨事悔之無及嗚呼豈獨任將為然哉人材漸降如水趨下新進後生雖竭其步趨終無以追踵前輩用違其器則細事猶恐不濟況此儐相之重乎大臣以臣應 旨未曉其意殆以臣犬馬齒少謂可以耐勞驅馳耳盧守慎才學重一世及為遠接使自以詩思淹遲再三固讓 宣廟知其至誠竟

許所辭夫不强其所不能此 聖王器使之通誼
也守愼猶然況不及守愼萬萬者乎伏乞 聖慈
諒臣至懇 亟遞遠接之任回授可堪之人不勝
萬幸取 進止

遠接使辭免三劄

伏以臣不避煩瀆再上辭章自謂底蘊已竭而猶
未蒙 恩許此必臣誠意淺薄不足以動 聖聽
也理宜惶懼屛息以俟 譴何顧念此擧關係至
重若冒沒受任竟至於僨事辱 國則非惟臣罪
難貰必貽 聖明後日之悔矣臣之駑劣不稱之

狀備盡前劄中 聖明想已洞燭秪以大臣所舉
爲不可廢有所持難耳寔意大臣亦有公是非豈不
知臣之不才而愈臣者之有其人乎但不欲以驅
馳鞅掌之役煩勞耆宿耳 聖鑑所及寧不黙照
昔孫臏卧輜車能成馬陵之功趙充國年踰七十
竟辦金城之績武功猶然况於雍容翰墨之任乎
華使不來則已若來則其一愠一喜實係 國家
大利害初頭接歡都在儐臣其可容易嘗試而不
爲深長思乎古人有言曰惡成不及改事機一誤
後不可悔伏願 聖明斷自 宸衷亟命遞改公

私萬幸臣無任惶悶危迫之至取　進止

副提學乞免劄

伏以臣之呈告乞遞實出血誠　聖鑑不諒又有還出之　命惶悚隕越不知所出理宜驅策癃孱黽俛就列而忱悃所迫不容自隱于　宸扆之下夫論思之任職在輔道　國朝故事最重其選故少被譏議則不敢居其地臣之空疎憒憒百不近似未經館職而驟玷長官固已內自歛然矣叨竊以來曾無一言一事稍可稱塞者瘝曠尸素坐積罪戾頃者伏見重臣劄辭倂斥三司身為館閣之

長素蔑舉職之效與臺之謗猶當愧怵況元勳重臣之言乎且念臣素有痼疾深纏骨髓自分為朝暮之人每當隆寒盛暑只宜觧官謝事屏蟄將息以延如綫之命而近緣初寒失攝舊患轉甚種種苦惱之狀豈堪盡煩於文字今欲强疾供職則氣力有所未逮稱疾自便則分義有所不安乞免之請夫豈得已古人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不才而不能稱職與有疾而未堪供任皆在所當去也一之猶然況兼二乎伏願 聖慈曲諒危悃特許鐫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祈懇戰灼

之至取進止

論鄭弘任事劄子

伏以臣伏見今月十三日承 傳興陽縣監鄭弘任以捉囚內需司差人之故 特命先罷後推以懲不有 君命之罪者臣私心惶惑不料 聖朝有此舉也此事顛末臣實眛眛然竊意必有曲折而 殿下未之察也內需司公事例必關由吏曹移文于監司然後行下本邑未知今茲公事果亦關該曹移監司而後下本縣否也不然而或直自內需司行文送差或雖有該曹公文而不經監司

直下本縣則是大違體式而啓無窮之後弊爲守宰者安得逞然奉行乎然其不爲奉行足矣若以此至於捉囚差人誠過矣第未知差人所爲無乃大段無狀有不容坐視而不得不爲之捉囚也耶誠使內需公事本無失體差人所爲又無乖戾而遽加拘囚則弘任不得辭其罪矣不然而有他曲折可恕者而 殿下只信內需司所言不爲尋究則是 殿下厚於私人而刻於奉法之吏也不瑕有害於 聖德耶且 殿下雖以弘任所爲實涉不韙亦宜先加查驗得其實狀然後罪之不當只

憑差人之訴譖加重譴也夫偏護僕隷橫怒他人此鄙俗之爲也鄉黨自好者猶且不爲今若以是未免上累於　聖明則豈非大可恨者乎噫內需司人主私財之府也人主而有私財本非大公至正之道其弊至於廢朝而極到今言者爲之氣塞反正之後人皆想望謂　殿下必能革罷此司以與一國共之令縱不能遽罷豈忍踵其弊而益滋其亂也臣黍叨吏部竊見內需司以推捉徵督等事討出公文旁午交至其事之是非未敢知也然竊怪其不應如是太煩也畢竟乃有如輿陽事者

嗚呼此而不已幾何不盡復廢朝之舊貫哉臣竊意 殿下此舉必以事關 慈殿故也若然臣之惑滋甚焉匹夫事親猶當從容道達要以納親於無過不以從令為貴況帝王之達孝何可拘拘翦翦不思所以諭之於道徒以承順為哉 慈殿雖或盛怒 殿下亦宜委曲譬解期於動聽無使累於 塞淵之德可也以 慈殿之仁明其有不釋然於此者乎今乃不顧事理致有傷治損政之累而反諉之於 慈殿有若情意相阻言有所不敢盡者然臣恐 殿下事親之孝未盡其理非所以

彰 慈殿之懿美也臣嘗讀春秋傳楚靈王時申
無宇之閽者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於王宮有司
執以請罪靈王不之罪乃曰取而臣以往靈王狠
暴亡國之主也申無宇之執人於王宮事涉犯上
如欲文致其罪豈止於不有君命而已哉然而有
司請罪而靈王置之令弘任所犯不至如無宇既
無有司之請 殿下直加譴焉得無與靈王異乎
臣民平昔所望於 聖明者何如而今反有歉於
楚靈臣竊為 殿下傷之惜之噫今之國勢可謂
岌乎殆哉顧瞻四方無一事一處不受病者所恃

者只是 君德清明裏外之間無偏僻私曲之可議而已自有此舉人皆睢盱錯愕敢竊議而不敢顯言 殿下深居九重豈知羣情之怫鬱乃至此乎成湯之聖不曰無過而稱改過不吝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伏願 聖明飜然改慮 亟收鄭弘任罷職之命因 下明教自今內需司公事如有不當理者許令監司守令隨事違覆以昭 聖朝平明之治國家幸甚臣愛 恩深重不勝區區憂慮敢陳越職之言唯 聖明留神恕察焉取 進止

大提學辭免劄

伏以國家用人之道量材而器使人臣就列之義揣分而受任如使上眩虛名而謬舉之下貪榮利而冒受之則必病于其國累于其身不祥孰大焉館閣之職莫非清選至于大提學而極矣握文章之權衡為多士之宗匠凡文風之隆替士趣之淑慝辭命之得失皆係焉自非才學兼優望實全備者莫宜居之人雖至愚各有自知之明臣少業雕蟲叨竊科目中經廢蟄粗習數卷文字玆學無淵源聞識孤陋五經之書亦有所未讀者才思鈍滯

至於館閣駢偶之文全未曉解尋常製 教之任
猶恐未能稱塞及叨提學以來每當述作窘態百出
恒以尸素自愧況此文衡重任夫豈忝竊所及乎
抑臣又聞器維新人維舊人材漸降如水趨下
先朝盛時培植羣材蔚然可觀非今日所能及也
耆舊名臣已試著效才華之精敏學問之淹博不
啻加臣數等者其人非止一二大臣進擬實協輿
誦而 誤恩所加乃在至陋極庸之臣踰序越次
僉議取否不唯微臣一身坐積負乘之譽其於
聖朝舉措竊恐大有玷累非細故也臣自被 恩

命憂惶愧悶氷炭交戰杜門循省置身無地伏願
聖命曲賜矜諒亟收新命改授賢儁公私萬
幸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取進止

再劄

伏以臣謦吐衷赤仰瀆宸嚴謂宜即蒙准許
溫旨旋降獎勵有加非臣愚陋所敢承當臣誠惶
恐不得不再申前說臣資性駑下百事不能如人
少業文墨只爲科目未嘗有淵源之學篤實之功
加以早嬰羸疾不堪刻苦讀書徒以耳剽目巧紛
飾彫篆而已至於館閣文字尤所昧昧環顧其中

只一空踈男子耳假使今之世都無一人可堪此
任臣猶不當承乏况今　先朝舊臣才望表著學
識精深爲朝野屬望者自有其人而新進後生無
分寸之長者乃反超躐踰越據其前列四方聞之
其以此擧爲何如哉抑念臣以十年廢錮之餘遭
逢　聖明驟躋通顯從前所霑被者在臣涯分已
極滿溢人非鬼責理所必至日夕憂懼若隕淵谷
今又橫蒙　恩擢是乃益其疾而重其殃也微臣
顚沛有不足恤恐有乖於　聖朝曲全萬物之至
仁也昔司馬光以不解四六力辭掌制光之文學

百世所師猶以一藝不工自視歉然有此辭遜古
人之不安於所不安者有如是也今臣譾材膚學
所不能者不但四六而文衡重任又非掌制之比
雖欲冒沒受 命何可得耶臣之控辭實非飾辭
備禮血誠所迫不避煩瀆伏乞 聖慈亟許鐫
免以幸公私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取 進止

論刷送劄

伏以臣有賤疾方呈辭單頃日備局會坐時未得
進參因相臣之歷問略陳意見 廟堂 議論中
敵未至而先決民及兩西人心一款即臣之說也

伏見 聖批盖欲廣詢在外大臣采取長筭以處
之策臣之愚意尚恐 殿下未能深察物情輕處
此事則必有後日無窮之悔玆敢更獻瞽見刷送
一事天理人情之所不忍人誰不知此理顧以利
害所關不容不出於緩禍之計耳使一番刷送足
以充虜之欲而更不生心則今雖割恩斷愛而為
之可也此虜狡譎叵測意欲無窮今玆既從其言
則安知繼而至者不有難於此者乎於斯時也其
可一一曲從乎然則所謂利害之說恐有時而窮
也國之為國以民為本棄民而為國自古及今未

之有也平原君一公子也魏齊匿其家而身執於
秦庭猶不肯從秦王之言而出魏齊也況以堂堂
國家安忍爲醜虜之一言輕棄我赤子委之虎口
也雖只送一二人與送千百人無以異也民心旣
去則國之危亡豈待虜馬之南牧乎近察中外人
心汹駭慘怛有不忍言之氣色此豈細故哉伏願
殿下斷自聖衷　特下惻怛之教勿許刷送依前
日　鄭文翼蕟送時定計以答胡差國家幸甚臣不
任區區憂慮敢陳越俎之言取　進止

再劄

伏以臣以愚昧之見妄論大事自知罪犯僭越而
譴訶不及　奬諭有加臣誠惶感不知死所第臣
自聞處分反覆思量終有不安於心者不得不更
煩　天聽瀆擾之罪無所逃避刷送之不可許其
義有六棄赤子而委豺狼任其吞噬忍心害理之
甚其不可一也我人之前後陷虜者各懷鄉土之
思若聞此舉不唯斷其歸正之路必皆堅於從賊
而讐嫉於我是為賊潤樹其黨也其不可二也兩
西逃迴人及其父母妻子皆懷疑懼或有意外之
變設無他虞異日賊至　國家何面目發號施令

使之執干戈以抗賊乎其不可三也業已縛送其
人而乃區區探問其生殺是兒童之見婦人之仁
見侮於强虜益甚矣其不可四也此事旣從何事
不可從虜見我不敢違其意則難從之請將無所
不至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前功盡廢其不可
五也上年江都之事危亡在於呼吸其勢可謂急
矣然於　親莅盟約斷絶　天朝需索牛馬等事
皆以死力拒彼亦終不得强我也今乃爲仵易一
言先自動勸喪失其所守若虜更以兵威相脅則
雖如完顏之責宋者皆將一一曲從乎積威約之

漸必至於此其不可六也執此六者揣摩之利害
所在斷可見矣議者以為不刷送則虜必至虜至
則無以禦小不忍以促大禍非計也此亦不無所
見然臣有以辨之虜之渝盟與否乃其大計必有
素定之畫似不因一事而遽動也彼若意在再逞
我雖事事聽從何患動兵之無辭也不然婉辭厚
弊亦足以中其慾而解其愠矣何至遽為渝盟設
或狼心難測再有南牧之警不過如上年而止耳
江都之所不從者何忍到今日而輒從之乎是
國家大計存亡所係恐不當因老臣一言而斷然

行之也雖已說與仲男行會於鄭文翼猶可追止
而及改之伏願 聖明將臣此劄更詢廟堂熟計
而審處無貽後日之悔不勝幸甚

呈辭後乞遞劄

伏以臣身有痼疾不堪供職辭單三上 恩暇荐
加義當祗慄 殊私亟理曹務顧以區區私悃有
不勝其危迫者玆敢更瀆 天聽煩瀆之罪有不
暇避臣以積慶餘生驟躋通顯涯分踰溢更無餘
地夢寐之外擢授本職貪戀 恩渥不敢力辭風
人不稱之刺大易匪據之戒臣實犯之恬不知恥

荏苒周歲嘲誚沓至物議可畏其當遞一也寵利之地不宜久處私則有止足之冒戒公則有賢能之妨路故伊尹大聖人也君臣之間宜無矯飾之辭猶復以此為誡況在凡庸其可忽諸俗諺以再經都目為銓判瓜限今臣限已滿矣濡滯不去豈但悔吝於一身必將玷累於

清朝其當遞二也臣才稟孱拙鑑識昏蔽加以抱病斂迹不能廣攬人材用人之際循塗守轍借聽求視真所謂執簿呼名一吏職爾尸素憒憒之狀衆所共知屢形於重臣之陳達不能者止古今通義其當遞三也況

臣近以刷送一事妄陳意見觸忤重臣重被詬詈
文詞撲牽語欠婉轉 聖批亦以輕侮為教惶怖
惕息措身無地理宜 明示譴責豈合仍叨官職
伏乞 聖明曲垂鑑諒亟許鐫免以為終始保全
之地不勝幸甚

勳階及兵曹參知辭免疏

奮忠贊謨立紀靖 社功臣通政大夫兵曹參知
知製教臣張維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
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曾在南中伏見朝報靖 社
勘勳時臣得參二等之列超二階為奉直郎既而

因遞臣陳　啓特命陞堂上階者及到　闕下又
聞除授本職承　命慚懼措躬無地臣竊念酬勞
報功　國家之重典必須功與賞相稱施與報允
愜然後上無僭予之過下免虛受之譏不然君臣
胥失名器都紊所損甚重不可忽也臣庸踈僻拙
忤時獲譴十許年來屛退田野謝絶人事擧義之
謀預聞最晩而臣孱病懦弱百無可堪未嘗畫一
奇出一力以贊大計西郊奮義之日隨衆周旋獲
睹會朝清明之慶而已若論有所猷爲則會中百
千人孰有出臣下者若以通謀李景立歸之於臣

則此事顛末臣曾於　榻前略已陳達蓋景立素
與李貴父子同閈相善分義非常且其人雖是武
夫素有知識故身居宰列結姻臣室而常有傷時
嫉邪之心曾因李貴父子微聞義謀意向已定故
一言入耳如石投水初非游辭緩頰多費氣力鉤
致難得之人挽回不動之聽如隨何之說英布耳
以此錄勳固已忝竊況高參二等據諸人之上座
歷覩臣名之下其人效勞宣力皆出臣右而屈居
臣下竊怪勘勳諸臣何乃作此謬誤至如資級之
陞自有常典雖以元功一等不過超授三階而臣

則由郎署之卑躐貂玉之班細笑階級踰越極多
況此新授職名又出夢寐之外雖欲强顏冒受其
若名器何其若物議何且念臣被罪廢散一紀于
玆幸遭昌華之會復玷淸朝曾未一歲自參下躋
堂上歷數近世驟陞之人未有若臣比者不惟
恩擢隆重無以報塞久廢暴貴指摘四集小器易
盈大福難保人非鬼責理所必至憂惶愧恧若負
罪戾伏願 聖慈曲諒微悃將臣所賜功臣號及
資級職名並令鐫改以重名器以安愚分不勝幸
甚無任隕越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求言應旨劄

伏以臣伏奉七月二十六日 下教若曰人主失德天降灾殃敎化不行民犯邦憲其理甚明可不懼哉予以無似猥託臣民之上六年于玆而無一事可觀徒有擾民之擧天怒民怨固其所也噫緘逆莫大之變數月之內繼起於畿內旱乾莫大之灾節屆仲秋點雨不下八路雨雹六月飛霜星文示警旣非一再物怪呈妖殆無虛月咎至於斯痛自刻責處事乖當而已德虧歟無辜橫罹而至寃未伸歟用舍失宜而人材湮鬱歟刑賞不信而人

無勸懲歟賦役不均而庶民怨咨歟言路杜塞而下情不通歟享祀不潔而百神不歆歟豪猾肆兇而閭里愁嘆歟讒夫得志而私謁昌歟内外不嚴而賄賂行歟欲修弭灾之道宜求讜直之言政院代予草教廣求正直之言其有可采予則有賞雖或不中亦不加罪者臣聞天道流行氣數推盪有常有變有饒有乏灾祥之作無代無之或出於天心之警告或由於人事之感召必欲推類曲傳如漢儒之論五行則歸於鑿矣然而古之人君遇灾而懼側身自省修德行政以答 天譴則灾不為

災而國以治安厥或遇災而不戒雖戒而不以實
則天用殄絶亂亡隨之然則災之爲災不在於天
而在於人不由於人而由於我嗚呼可不懼哉自
殿下踐阼數年之間災異洊臻每月一異纔見輒
有一事旋應天人之際捷於影響不幸今年旱暵
又是數十百年所未有之大災百穀大無草木皆
焦夫日食地震彗孛飛流雖曰大變然其切酷於
人未有若今日之旱者也哀我生靈大命近止比
及明年麥秋殆將靡有孑遺兵燹之禍未足擬其
慘也伏讀 聖教辭旨懇惻其所以責己求助可

謂至矣第此特言而已矣未知 殿下所以存諸心而見於事者果亦有以副其言乎夫君道至廣非可以一言盡然其要在於立志蓋天下之事必志立然後功隨之故志在稼穡則為農夫志在贏利則為商賈斯而推之志王則王志伯則伯志富強則富強隨其志之遠近大小而事功亦稱焉蓋有其志而事不成者有之矣未有無其志而成其事者也臣竊觀 殿下天資聰明仁孝恭儉內無聲色燕昵之慾外絕游畋狗馬之玩此 聖德所以度越前代也然而循常守舊不奮大有為之志

無乃　聖意以為治道豈有他術謹守規例足以
無失成憲精察簿書足以策厲臣工朝廷無大奸
慝君上無大闕失如是則不失為小康之治乎若
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繼熙洽之治承豐豫之業百
度維貞金甌罔缺如　祖宗昇平之世則人君恭
己寡過可以不墜舊緒所謂守成者也然尚有不
進則退之憂矣況今　殿下所處是何等時耶其
事則撥亂也其義則鼎革也且自壬辰兵難瘡痍
甫起旋遭昏虐民墜塗炭垂十數年　反正之後
再經大變國之不亡幸矣至于今日民窮財竭遠

近嗷嗷強虜桀順日思呑噬而又重之以凶荒
殿下謂此時何如也尚可以所以守成者治之而
保其無失乎正宜奮發大志淬厲振作刻苦如越
句踐節儉如衛文公延攬英雄如漢光勵精圖治
如唐宗猶恐未足以濟亂而興衰也以今所爲觀
之得無近於泄泄沓沓者乎若此不已非惟無以
致治直恐寖微寖削日趨於滅亡而後已也帝王
之學與治道相表裏其法不外乎大學之綱條中
庸之九經其著於方冊者 殿下於細旃之上講
劘已熟若能辨得有爲之志不待他求舉此以措

之而有餘矣不然書自書道自道心自心都無所
關涉畢竟與俗儒之出口入耳無以異矣嗚呼
殿下於此可不回心猛省思所以立其志乎臣聞
聖人有言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安民服衆之道
莫善於均均者何也公而已矣一有私焉便不均
矣人主富有一國不當蓄私財内需司私財之府
也然而其來已久非刱於今日莫自 反正以來
中外顒望者皆謂 殿下必罷此司是則容有未
察事勢而過有望於 上也然若轉滋其弊以致
病於政而傷於民則將與曩轍同趨殊非所望於

聖明者也內需公事必關吏曹其意蓋倣周官之制欲令冢宰政本與知人主財用以示宮府一體之義也 祖宗設法良不偶然然既使之與知則應有隨事違覆之擧不當奉行文書押署行會如今日之為也蓋內需之官高則宦寺下乃賤隷事理之當否 君德之損益此輩夫豈知之初既任意入 啓啓下之後即送吏曹討取移文吏曹雖欲求正己無及矣嗚呼吏曹豈為內需奉行文書而設哉況近來頗有不待關由該曹而徑下外方者此尤可駭之甚本源一謬末流之差宜其無所

不有也議者多言叛奴投屬山澤折受等事漸復
曩套月異而歲不同臣雖未經目覩閭巷竊議不
勝藉藉　九重凝邃之中豈能盡察幽隱臣竊爲
聖主傷之惜之各司之殘破以典僕盡也典僕之
所以盡以斜付繁也典僕旣已盡而斜付猶不已
至令該曹給直其勢可謂窮矣備局請以內奴充
斜付而　殿下不許此敎一下聞者無不錯愕昔
者勾踐之治越也非其人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
人之所織則不衣蓋不以己所衣食煩諸民也今
斜付　禁中之執役內奴　殿下之家僮以　殿

下之家僮充　禁中之執後於理至順於事極妥

殿下猶不之許其亦異於勾踐之爲矣以典僕則垂盡而不之恤以內奴則有餘而不肯用典僕與內奴孰非　殿下之奴孰非國家之民而其不均若是哉不均則不公不公則民不服民不服而能爲國者自古未之有也臣願　殿下特下明教凡內需公事須入　啓者必令吏曹堂上郎廳簽署然後由政院出納如有事理違謬者許令本曹據理覆　啓斜付一事亦依廟堂　啓辭施行以昭

聖代平明之理人有恒言曰國之有言路猶人之

有血脉血脉壅則人病言路塞則國亡人君以一身處乎億兆之上堂陛深崇耳目隔蔽苟不廓開言路即身有愆謬何得知之下有姦邪何得聞之故傳稱舜好問好察大禹聞善言而拜成湯從諫弗咈孔子亦言唯其言而莫違一言足以亡國也夫古之喜聞諫者非為其言之皆善也即所言有近於迂者疑於激者涉於訕者亦皆優容而虗受之若以其迂也而棄之即不迂者亦退矣以其激也而厭之即不激者亦遠矣以其訕也而罪之即不訕者亦去矣如是則非國之利也故言可用取

之不可用置之而已粤自 聖明臨御朝臣以言事獲譴非止一二盖觸忤 殿下則 殿下不悅觸忤宰執則宰執不悅故臺閣之上以言爲諱稜骨消軟意氣摧沮上涉乘輿則不敢言下關廊廟亦不敢言所能言者不過擧劾微官細事耳識者以爲世道慨也轉移之機只在 殿下能使屈者伸塞者通正直之士洋洋動氣皆欲奉白簡緘皂囊立於 殿陛之下則人心大悅庶政自祛國脉靈長終必賴焉 殿下何憚而不爲也凡玆數事皆係於 殿下之至誠使求治之志真切懇到如

飢者之欲食渴者之欲飲則不待臣之言而 殿
下自能行之今而事有不然者是 殿下之志或
者其未立乎悠悠泛泛牽補架漏一朝天怒民離
外侮內訌則國之危亡無日矣此臣之所大懼也
臣曾在乙丑年間應求言之 教猥陳三說其第
一義即立 聖志也言辭陋拙識意淺薄不足以
動 天聽而裨 聖德顧今尋思所進之義終未
有以易此說者其言則芻狗也乃其誠則芹曝也
唯願 明主之加之意也方今外有伺釁之強寇
內有無盡之饑民籌邊求荒廟謨所急而臣才智

空踈未諳世務敢將迂腐之見仰塞 明旨無任
惶愧屏營之至取 進止

進典禮問答劄

伏以臣以庸陋無似忝長風憲循嘿充位坐招飢
烏之譏頃因被斥於重臣循例引避寂寥數語不
足以開悟 聖聡碌碌就列内積慙悚仍念近以
議禮一事 聖上屢下嚴教而言官彈劾謀見之
人論之愈久 殿下拒之愈峻 上下否隔臺閣
錯莫殊非盛世氣象臣竊閔焉伏見 殿下天資
純粹 聖學高明言動注措一循義理必不背知

其是而強違之知其不是而強從之也夫追崇之
論世之非之者士居八九而殿下之意必以為
此於禮未必非也朝臣各執意見強欲沮我之至
情耳 淵袁湛淨之中恒蓄是念故發於言語者
未免有欝怫不平之氣如使 聖明洞然有見於
禮經本意則自無如是之累矣書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不能上格 君心而徒規規於攻擊謀見此
臣等之罪也臣識見戔陋固不足以論辨典禮近
因此事頗嘗繙閱經傳參考衆說略有一二見解
不揆僣妄謹著典禮問答八段繕寫投進倘於

燕閒之餘 留神省覽則凡近日論議之是非舉
將瞭然分曉罔逃於 天鑑之中矣抑臣又有一
說焉君臣之間貴於情志交孚聽言之道要在平
心察納今茲追崇之議無論事之是非其在廷臣
有何毫毛利害但其區區一念只恐 君父舉措
或涉非禮欲遵 殿下於盡善無疵之地耳其中
識慮不能無明暗言論不能無過不及然求其本
心斷無他腸而 殿下不能先乎 聖心過疑羣
下前後 聖教多有臣子所不敢聞者 王言一
播遠邇震惕此豈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哉伏願

殿下虛心平氣精察義理唯善是從勿以遜逆為
喜慍則 國家幸甚臣民幸甚臣妄陳瞽說干冒
宸嚴無任惶悚隕越之至取 進止

典禮問答

或問於臣曰今之為追崇之論者皆言於禮當然
此亦或有所據可得詳言而明辨之耶對曰此非
愚所知也以愚所聞繼體之君不得追尊私親求
之經傳其義甚明請試陳之謹按曲禮曰已孫懸
貴不為父作謚先儒解之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
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

非所以敬其親也喪服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
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先儒觧之曰
祭用生者之禮盡子道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喪
服小記又曰大夫不得祔於諸侯諸侯不得祔於
天子先儒觧之曰公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祔於先
君之廟儀禮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
子孫有封爲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先
儒觧之曰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人不得祀別
子也春秋穀梁傳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先儒
胡文定公亦引用其說若以儀禮禮記春秋傳爲

不足信也則已不然茲五說者自足以斷今日之
禮矣夫既曰不爲作謚則追崇之際凡廟號尊謚
之上皆違禮矣既曰尸服士服則先親本位應服
之外不敢有所加也服猶不可加況加之以名位
乎既曰不得祔於諸侯則入廟之非不待辨而明
矣既曰不祖公子則爲始封之君之父而猶不可
祀以爲祖況於繼世之君又安可尊其私親上列
於五廟乎既曰不以親親害尊尊則隆其私親上
干大統至於徑祧祖宗者其害於尊尊亦大矣凡
此五條之說皆經傳明訓炳烺方冊若能攷其文

而尋其義則不待旁引曲證而追尊之是非可以立斷矣

或曰經傳所論已聞之矣若歷代帝王已行之迹載於史籍者亦可得以言耶對曰歷代得失其說甚多以欲詳陳更僕有不能盡姑舉其深切著明者皆漢宣帝追尊悼考程子非之曰亂倫失禮甚矣范鎮亦譏其以小宗而合大宗哀帝欲追尊定陶恭王師丹曰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晉元帝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從之光武初立四親廟於洛陽

既而用張純朱浮之議遷其廟於舂陵而名號無
所加胡致堂稱美之以爲寡恩之誚不聞於當年
失禮之議不生於後代以此觀之先代帝王追尊
之舉其是非得失不啻若白黒之易辨矣
或曰若如儀禮禮記之云周公之追王大王王季
亦非耶對曰何爲其然也此乃創業之君之事也
儀禮禮記之云所以通行於天下而繼世之君所
當守也夫追尊之禮夏商以前未嘗有也武王既
有天下周公推原文武之志本王業之所由興遂
有追王之舉盖以義起而不拘於前代之禮者也

旣而又制爲禮法以敎天下後世使繼世之君下
及大夫士皆守以爲則若儀禮禮記之云是也與
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中庸父爲士子爲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之文同其意也然則創業之君
之可以追尊與夫繼世之君之不可以追尊其禮
皆出於周公非有異也
或曰人之欲尊其親一也繼世之君獨不得如創
業之君其故何也對曰此義有不同而禮隨而異
也夫創業之君建邦啓土肇立宗廟以祀其先
則推本王業之始以盡其崇奉之禮於義當然且

無所妨壓固不可已也若夫繼世之君承祖宗之統處祖宗之位乃以生我之私恩尊其本親躋祖宗之位而混祖宗之統則下焉而子爵加父有乖於敬親之道上焉而卑孫祔祖大虧於尊祖之義不唯是也七廟五廟昭穆有數若有所升必有所祧升不當升之私親祧不當祧之祖宗則循恩蔑義以親親而害尊尊自古叔季之君致隆私親取譏於天下後世者蓋以此也此可以為戒而不可以為法者也

或曰師丹之說賀循之議與夫先儒之譏斥外尊

其說甚備其義甚嚴然此皆爲爲人後者而發其與爲祖後者義例不同乃擧此以議今日典禮無乃未之思耶對曰不然夫人後祖後義例旣殊名號之稱喪祭之制容有不能無差別也至於追尊之典則禮經直言子之於父不可以己爵加之初無辨於人後祖後也夫爲人後者旣稱本生爲伯叔而建非正之號加之於所稱伯叔之地則誠不免兩統貳尊之譏矣若儀禮禮記之文乃是通論子之於父禮當如是非以論爲人後之禮也正可爲今日議禮之斷案耳至於先儒所論雖爲爲

人後而發與今日典禮差有不同然其由藩邸而奉大宗尊私親而于祖統則其義未嘗異也舉以論今日之禮有何不可也

或曰追尊之爲非禮已無疑矣第觀自古帝王漢光晉元之外尠有不行是禮者身爲萬乘之主欲致隆於父母此亦人之至情子何非之深也對曰非然也昔孟懿子問孝夫子答以無違無違者不違於禮也子之於親生事葬祭悉合於禮然後方可謂之孝不然雖隆其名號侈其儀物以極其祲盛之觀其於孔子之訓乖矣尚可謂之孝乎況人

主一身上承祖宗下臨臣民一言一動皆為億兆之瞻仰如或一涉非禮上而失敬於祖宗下而見非於臣民則是求以為孝而未免歸於過擧豈不大可懼哉

或曰今之議禮者或言　主上上繼祖統而　太廟見闕禰位業已稱　大院君為考則不可不列於昭穆此言亦有所据耶對曰此今日追崇之論所由本也惜乎其徒執意見而不考先儒之定論也愚請辨之夫國之有宗統猶家之有宗法也然私家宗法則無論尊卑貴賤只以祖考子孫為承

繼之序故雖高曾為公卿祖禰為士庶不害其相承也若夫帝王宗統異於是必踐其位然後承其統不然雖世適元子亦不敢與於大統非可以私恩厚薄有所與奪於其間也古之人君或有以兄繼弟者魯之僖閔是也以叔繼姪者唐之宣宗是也以從祖繼從孫者晉之簡文是也以從孫繼從祖者漢之宣帝是也無論屬之尊卑親之遠近既襲其位則繼體之義便同父子典喪承祀禮無差別此豈非以宗統為重者乎唯其以宗統為重故不踐其位則不得與於其統不與其統則不可列

於其廟此常經通誼也至於 宗廟昭穆之序古
人所論意見非一歷代典禮亦各有異然以先儒
定之論推之豈無折衷之義乎謹按春秋傳魯僖公
文公之父而閔公之兄也閔以弟先立僖以兄繼
閔先儒以閔僖之於文公當爲祖禰是僖公當以
弟爲禰廟而文公又當以叔爲祖廟也又胡傳有
曰襄公哀公之皇考也祭法以曾祖廟爲皇考廟
蓋襄公者哀公之祖也襄公傳其子昭公昭公傳
其弟定公定公卒而哀公立故定公當以兄爲禰
廟而哀公又當以叔爲祖廟以祖爲曾祖廟也朱

子作周廟昭穆啚孝王以懿王為昭是叔以姪為禰廟也夷王以孝王為穆是從孫以從祖為禰廟也又作宋廟昭穆啚太祖太宗哲徽欽高各為昭穆是皆弟以兄為禰廟也然則昭穆之位唯當以繼體為序祖孫兄弟皆與父子無異矣夫春秋之定制既如彼朱子之定論又如是則今日之論廟制當斷自 宣廟為一代而五廟九室皆宜以此推之然則所謂廟闕禰位者盖亦未達於此義耳

或曰昭穆之制既如是則凡繼襲之君雖兄弟祖孫皆可稱以父子耶對曰不然夫繼代而嗣位者

皆嘗為其臣者也君臣之義猶父子也故既嗣其
位便有父子之義喪而三年廟而稱禰固也至於
天屬之稱生我者為父生生我者為祖自有一定
不易之倫序非可變改也故春秋傳既以閔僖為
祖禰而何休解之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
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范甯曰臣不可以先君
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父祖為喻胡氏曰閔僖非
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又曰僖公父視
閔公吳澄曰閔僖曾為君臣義同父子蓋以閔僖
非父子而義同父子故其廟非祖禰而亦稱祖禰

然則廟可以為祖禰而名不可以為父子也又曾
大夫公子遂之子公孫嬰齊為其兄歸父之後何
休以為弟無後兄之義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又曰不與子為父孫蹝家解之曰嬰齊後歸父若
為歸父之子然故為亂昭穆之序言失父子之親
者若後歸父即不為仲遂之子故也胡傳亦以其
說為是夫以弟繼兄之位未為不可若便為父子
則其如壞亂天倫何哉以此論之所謂廟可為祖
禰而名不可為父子者可以信其必然而無疑矣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八

